

经常被好友说起我对生活充满热情;于是有意地自我测试一下,确认自己每天似乎都被幸福和快乐拥抱,自然就多了每天的高兴热烈和每天的热气腾腾。

难道在我的人生字典里真的是没有愁滋味吗?答案却是否定的。正如辛弃疾所言,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;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”。

逝水流年中,人们一路辛苦奔波而来,每个人都会渴望梦里梦外花开嫣然、优雅灿烂,都希望在烟雨细雨的午后,天边可以挂起彩虹。然而,当你满怀喜悦回头张望来时的路,才发现你所期待得到的那些美好,如雨水中的泡沫和泥土中的痕迹,转眼就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人生有千百种活法,但最好的活法,一定是忠于自己的本心。做自己喜欢的事,爱自己喜欢的人,过自己喜欢的生活,为喜欢的一切去努力。

我喜欢旅行,喜欢摄影,喜欢收藏,喜欢美食,喜欢家务,也喜欢工作。我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享受辛苦,享受付出,享受快乐,也享受收获。

你可能会说,这些我也喜欢呀,可惜没有足够的资本。

我说的这些喜欢,与财富的多少并无关联。关键在于找到生活的情趣,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尊重,也能让我们发现生活中一些被遗忘的快乐。这些快乐,足以让你我的人生热气



文/鸿雁

腾腾。

比如旅行,可以三五成群,或一人独行,从行走中体会友情与亲情的升华,感悟风景这边独好的妙不可言。每个人心中,都会有一个流水江南,烟笼人家的情怀;都会梦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这需要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享受每一刻的感觉,欣赏每一处的风景,这才是有趣的人生。

比如摄影,你可以把别人满怀深情的瞬间定格成永恒的美好;可以在拍摄人物时,看被拍摄者一条纱巾演绎不同故事的欢喜雀跃;也可以在拍摄风景时,看长河落日余晖中的倦鸟归林。

比如收藏,相对于秦砖汉瓦,古玩字画来说,你可以更倾心于收集一些小物件。每一个小物件里都会深藏着一段故事,足够你在撒满香气的陋室里把玩和回味。

比如家务和美食,你可以把家里打扫得整洁干净,让阳光透过碎花的窗帘照射进来;把羽绒被放在太阳底下暴晒,

然后闻着太阳的味道入梦;在特殊的日子买一束鲜花插在透明的玻璃花瓶里;学着大厨的样子做几个拿手的好菜,倒上一杯红酒,细细体会,慢慢品尝……

时光勿流,记忆清浅。走近原野,才能尽赏春天的美丽;融入江河,才能感知浪花的温柔;采摘硕果,才能品尝秋天的味道;走过寒冬,才能期待春天的怀抱!

高品质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金钱来堆砌,而是需要用心去体验,保持对生活的敏感,学会寻找生活的情趣,懂得捕捉生活中的小幸福,把枯燥的日子过成诗和远方,这才是极致的奢华!

就让我们一起把这辈子活得热气腾腾吧!



荥阳完中的学生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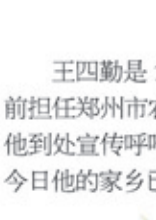
文/王树森

荥阳完中毕业的学生普天下,他们听从祖国的安排,哪里需要哪里安家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贡献。文中介绍六位毕业生的状况,以传播正能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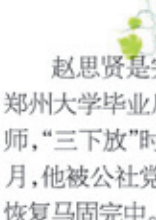
方迎尧

方迎尧是完中 1950 年初中毕业生,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矿产部工作,是航天物探遥感中心的顶级专家。他不忘乡愁,前两年返乡,为方顶村的巨变激动万分。退休后他热心公益事业,后因病去世。



王四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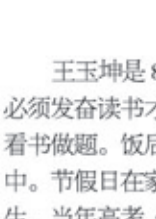
王四勤是 1952 年毕业生,大学毕业后即选拔为公务员。退休前担任郑州市农委主任。王四勤退休后念念不忘改变家乡面貌,他到处宣传呼吁,上下游说鼓励。十年不懈奋斗,终见明显成效,今日他的家乡已成美丽乡村。父老乡亲永记“老王”的功绩。



赵思贤

赵思贤是完中 1959 年首届高中毕业生,郑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尉氏高中任数学教师,“三下放”时,回到峡窝乡赵村。1969 年 2 月,他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完中支部书记,负责恢复马固完中。当时的完中一片荒芜。赵思贤带领仅有的 5 名同志,经过五个月的奋战,保证了当年秋季完中准时开学。

后赵思贤担任数学组组长,一直教毕业班的数学,教学成绩优良。80 年代,赵老师支边到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中学。退休后他回到荥阳县城居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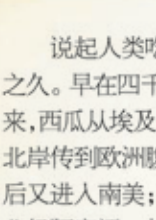
王玉坤

王玉坤是 80 年代毕业生。他深知要改变家中“一穷二白”面貌,必须发奋读书才行。在学校,除了吃饭、休息、跑步,其余时间他全是看书做题。饭后他总是钻进教室门前的小树园,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。节假日在家,他也苦读到深夜。他是全班公认的勤奋刻苦的学生。当年高考,他以荥阳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。毕业后,他先在郑州二砂工作,后到深圳创业至今。



王书冠

王书冠也是 80 年代毕业生,现在是区丹江路小学数学教师。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,认真钻研小学数学教学方法,发表文章 60 多篇,编写小学数学复习资料,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小学竞赛一级教练员、省级骨干教师、郑州市最美教师;并曾荣获上街五一劳动奖章。



说起人类吃瓜的历史,事实上早已有数千年之久。早在四千年前,埃及人就开始种植西瓜。后来,西瓜从埃及传到小亚细亚地区,一支沿地中海北岸传到欧洲腹地,十九世纪中叶移植到美国,之后又进入南美;另一支则经波斯向东传入印度,向北经阿富汗,越帕米尔高原,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、回纥,引种到中国内地。西瓜传入中国内地大约是在五代、宋辽时期。明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有所记载:“按胡娇于回纥得瓜种,名曰西瓜。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;今南北皆有。”这说明西瓜在中国的栽培已有悠久的历史。

说完西瓜的历史,古人如何吃瓜便呼之欲出了。早在《礼记》里就有了对吃瓜合乎礼法的要求:为天子切瓜,削皮后要切成四瓣,再从中间横断,用细葛布盖着呈上去;为诸侯国的国君切瓜,削皮后把瓜切成两半,再从中间横断,用粗葛布盖着呈上去;给大夫只削皮就够了;士和庶人自己削瓜,削皮后把瓜蒂去掉直接咬着吃。

不过要说古代宫廷吃西瓜的极致代表,慈禧可谓一绝。她对吃西瓜的条件极为苛刻,且仅吃瓜瓤中心那又沙又甜的一小部分,以至于她一天就要享用几十个西瓜。

古时的老百姓吃西瓜也有自己的习惯与传统。其中有一点倒和现代人颇为相似,比如明清时的百姓和我们今人一样喜吃冰(水)镇西瓜。

读一段古人吃瓜史,觅一片清凉解暑心。

探秘古人的吃瓜史

文/曹龙





我曾参加 98 抗洪救灾

文/汪志

近期,我国南方地区连日暴雨,洪涝成灾,长江、鄱阳湖、太湖等水位超过警戒线,形势严峻,广大干部群众及解放军战士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,不怕吃苦,不怕疲劳。此时此刻,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 98 抗洪救灾的那 20 天……

我的故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,夏季雨水多。那一年的夏天,刚 30 出头的我因公出差回到老家。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,回到老家的头天晚上开始,老天爷就连着下了好几天暴雨,那雨水就像天下倒下来一样,不几日,家里的田被淹了,道路也被冲毁了,交通中断。回到家第四天,村干部来到我家,说连日暴雨造成 40 多公里外的长江洪水急剧上涨,长江大堤危在旦夕。一旦决堤,后果不堪设想,为此,地方政府要求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个男劳力去抗洪防汛。我决定替父去长江大堤。

虽然已经 22 年过去了,但我仍清楚的记得,那天去长江大堤时,仍暴雨如注,我穿着件雨衣,坐着一条木船出发了,只见四处水茫茫,田里已看不见庄稼,很多低洼的房屋一半在水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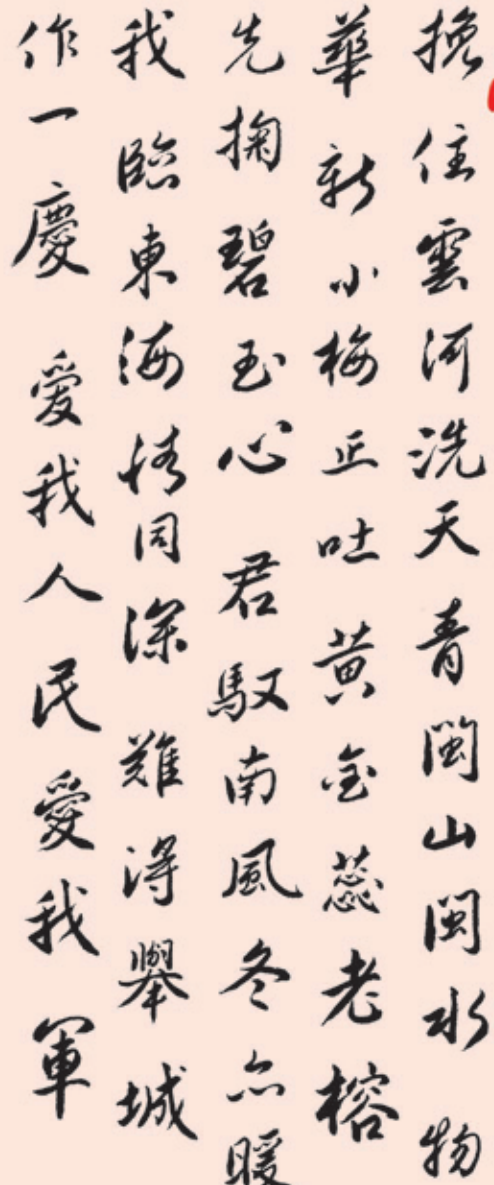
从跳下木船的那一刻,我就全身心投入抗洪一线了。头三天,我被安排在查



险组,第四天早上,排查了一夜的我正在帐篷里吃早饭,一名抗洪救灾指挥部人员找到我,说指挥部决定成立一个“共产党员抢险突击队”,听说我是党员,又年轻,决定让我参加,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从这天开始,我们这个党员突击队,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,用铁锹装沙包,然后背着上百斤重的沙包堵决口,一天下来至少背上上百个,一天到晚身上全是泥水。那时,我虽然身材较高,但却瘦小,体重才 60 公斤,有时一天下来,全身酸痛,饭都不想吃,但看到一个一个险情被我们“消灭”掉,心里甚感安慰。

后来,随着暴雨逐渐减弱,再加上下游一些支流开闸泄洪保大堤,长江水位才慢慢降低,而我也在奋战 20 天后离开了这终生难忘的抗洪救灾现场,我的左腿上至今还留着一个伤疤,那是 22 年前堵决口背沙袋时,不慎摔倒被隐藏的碎玻璃瓶扎破留下的呢!

这些天,每当我坐在电视画面前或在手机上看到那些英勇的抗洪救灾军民时,我心潮澎湃,真想马上就去抗洪一线……



挽住雲河洗天青
閩山閩水物華新
小梅正吐黃金蕊
老榕先掬碧玉心
君馭南風冬亦暖
我臨東海悟同深
難得舉城作一慶
愛我人民愛我軍

敬書
習近平主席七律詩軍民情以紀念廣平華八建軍節
安永禄



安永禄年已八十八,满怀热忱,赤心耿耿,平素喜欢诗词、书法,并以此为时代放歌,为祖国的伟大成就欢呼,为社会的进步欣喜,歌颂真善美,鞭挞假恶丑。他亲眼目睹新中国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业绩成就,自摘自书挥毫泼墨以表心声,紧跟党和时代而信步向前。目前仍不忘初心,志存高远。他的誓言是:耄耋之年紧跟党,学习裕禄好榜样;为国为民做贡献,毕生释放正能量。

书法/安永禄

扬州是“世界美食之都”,这张亮丽的名片汇聚无数天下珍馐,而扬州老鹅,以其平民本色、滋味浓香,深受寻常百姓喜爱。

吃货到扬州城,自然要剥些扬州老鹅回去尝尝。到扬州东关街去过几次,每次见到小六子老鹅摊生意很好,有不少回头客买了多份真空包装的老鹅带走。扬州老鹅,待客送礼,呱呱叫。上个月有事去扬州城,特地去东关街小六子老鹅摊位前,剥了四分之一的老鹅。小六子老鹅有特色,估计卤煮之前,老鹅抹盐稍加腌制了,要不然,怎么隐隐有股腊香味呢。

前些日子又去扬州,寻思再带些老鹅回去。在彩衣街的东头路南,也就是蒋家桥饺面店前有个卖老鹅的摊子,招牌



寻味扬州老鹅

文/李志杰

是谢氏老鹅。据说扬州城里有两千多个老鹅摊子,风味各有特色。这老鹅虽然都是卤煮,然香料比例、老鹅产地、老卤年份、火候掌握的差别,带来各异的风味。

同样在谢氏老鹅摊剥

了四分之一的老鹅。问摊主卖老鹅多少年了,回曰二十多年。摊主说,现在的老鹅还是高邮湖的本地鹅,过了这季,就只能用外地鹅了。摊主麻利地剥老鹅,是的,老鹅需剥,剥得骨肉不离,厚薄均匀。一个“剥”字,让老鹅香喷喷,让老街充满生机与烟火味。摊主将剥好的老鹅码进包装盒,在鹅肉上倒了黄亮亮的鹅油浇了黄橙橙的鹅卤。这让我想起儿时扬州第一次吃老鹅时的情景。那是近几十年前的暑假,去扬州的姑妈家玩,为招待我这个小客人,姑妈让大表哥拿个大茶缸子,带我去饭店剥老鹅。老鹅剥好,大表哥特地请人家多倒一些鹅卤子。回去用鹅卤子烧冬瓜汤,真香!

扬州老鹅,百吃不厌;扬州老鹅,藏着悠悠儿时记忆。



钢铁长城

篆刻/赵普云

我喜欢喝茶,也收藏有许多精美的茶具。在这些茶具中,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一只黑釉木叶纹盏,它是我三年前去江西旅游时花了 500 元购买的。

“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,所以也不会有两只相同的木叶纹盏。”这只木叶纹盏买回来后,我舍不得用,把它珍藏了起来。经历了今年的疫情后,我的想法变了,好东西就是要拿来用的,也只有在使用中细细品鉴才更有意义。怀着这种想法,在一个悠闲的夏日午后,我泡了一壶香茗,拿出珍藏了三年的木叶纹盏,端坐桌前,一边看书,一边用木叶盏品茶,无比惬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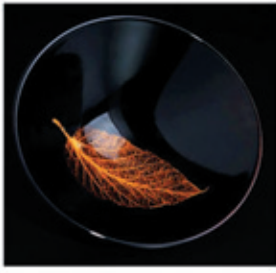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这只黑釉木叶纹盏呈斗笠状,口径 11.5 厘米,高 5.5 厘米,底径 5 厘米。敞口,深腹,浅圈足,盏内外通体施黑釉,釉面光滑莹润,几乎可照见人影。从外观来看,此盏造型极普通,然而,若朝盏内一瞧,便会让人惊叹不已。原来,此盏内壁装饰有一片橘黄色的木叶纹,其叶形完整如初,叶脉清晰可见,如化石,似琥珀,灵动优美,让人一见顿生喜爱之心。更神

木叶纹盏溢茶香

文/胡萍

奇的是,当清澄的茶水注入木叶盏内,在袅袅升腾的热汽中,凝固的叶子仿佛复活了般缓缓漂浮了起来,宛如一页小舟漂在水面上,极富诗情画意。端起木叶盏轻啜一口,似乎闻到了树叶的清香,让人神清气爽,欲罢不能。

查资料得知,位于江西的吉州窑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民间窑场之一。它在唐代就开始烧造,宋元时期最为兴旺,于元代末期衰落。吉州窑产品很丰富,有青釉器、印花白釉器、白釉釉上黑褐彩绘



器、绿釉器、黑釉器等;装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,有印花、剔花、彩绘、剪纸贴花、堆塑、木叶纹等。其中以黑釉瓷器最为有名,而木叶盏又是黑釉的佼佼者。制作时,先在胎上施一层黑釉,然后在经过特殊处理的树叶上施一层淡釉,再把树叶贴在黑釉坯内,烧成后即成为木叶纹。使用的木叶主要是叶形肥大、叶脉清晰的桑树叶,有半叶、一叶,也有二、三叶叠加,其制作流程有拉坯、修坯、上釉、晾坯、置叶、烧窑等。

吉州窑的古法柴烧是一项极度繁琐、稳定性小、成品率极低、难以掌控的技艺,它会受到窑内器皿摆放的疏密、天气以及柴草的干湿影响,可谓一窑“生”,一窑“死”,在失传了 700 年后,吉州的现代工匠不甘心传统技艺就此湮灭,他们经过数年锲而不舍地努力与钻研,终于成功地烧造出最接近古法的黑釉木叶纹盏。

又一次将茶汤注入木叶纹盏,水落叶起,叶脉分明的橘黄色树叶,栩栩如生,韵味无穷。移目对此盏,我的神思转而飞向久远的古窑深处。